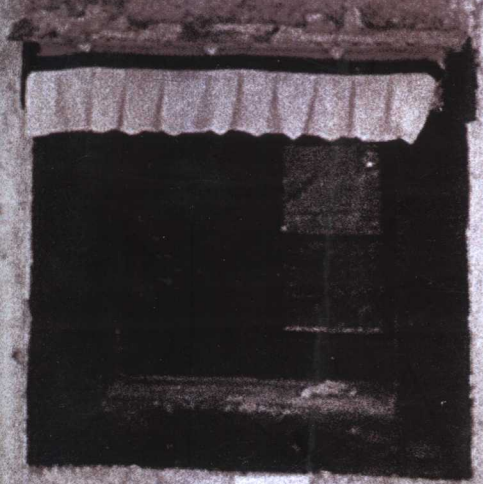
暗宅之谜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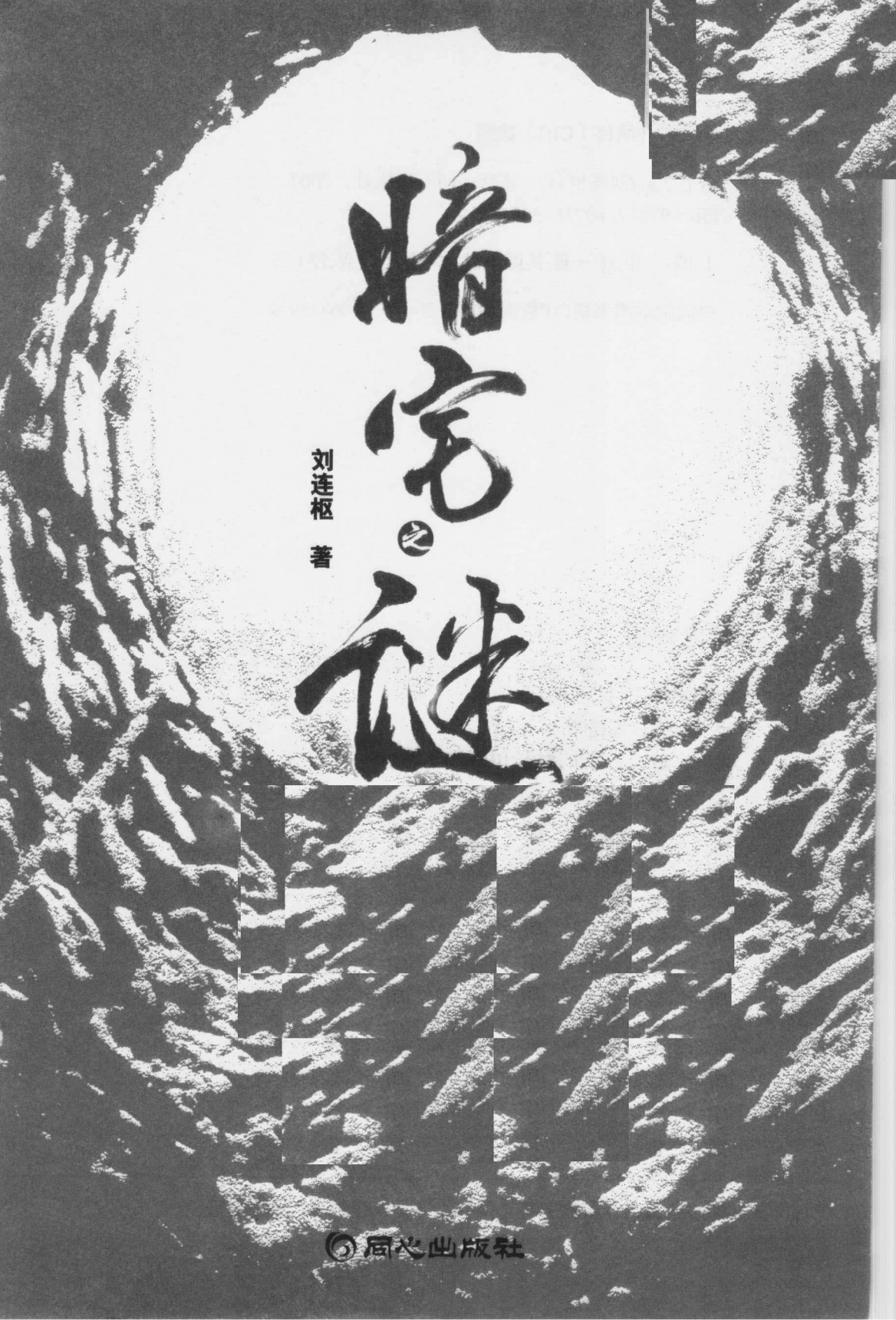
荣获第三届老舍文学奖提名奖、北京市庆祝新中国成立55周年征文佳作奖

刘连枢 著



八国联军攻打北京时，慈禧太后把八大马车金银珠宝藏匿在太监宫外暗宅的一口井里。百余年后，王一斗发现藏宝的井就在自家屋地下，开始疯狂挖掘，却遇到一连串邪事鬼事古怪事……

同心出版社


猫宅之谜
刘连枢 著
同心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（CIP）数据

暗宅之谜/刘连枢著.—北京：同心出版社，2007
ISBN 978-7-80716-386-2

Ⅰ.暗… Ⅱ.刘… Ⅲ.长篇小说-中国-当代Ⅳ.1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（2007）第067339号

暗宅之谜

出版发行：同心出版社
出 版 人：刘霆昭
地　　址：北京市建国门内大街20号
邮　　编：100734
电　　话：发行部：（010）85204603（外埠）、85204612（本市）
　　总编室：（010）85204653
E-mail：txcbszbs@bjd.com.cn
印　　刷：北京高岭印刷有限公司
经　　销：各地新华书店
版　　次：2007年6月第1版
　　2007年6月第1次印刷
开　　本：787×1092　1/16
印　　张：21.75印张
字　　数：370千字
定　　价：28.00元

同心版图书，版权所有，侵权必究，未经许可，不得转载

目　录

暗宅之谜……1

附录一：半个月亮掉下来……275

附录二：欲望的折磨是必须要经受的……331

附录三：小说与电视文学剧本写作的区别……335

引　子

公元一九〇〇年八月十六日，八国联军攻陷北京。慈禧太后汲取一八六〇年英法联军掠夺火烧圆明园的教训，在逃离紫禁城之前，将宫内部分金银珠宝装了八大马车，神不知鬼不觉地坚壁在宫外太监暗宅的一口井里。后来，由于战乱不断，社会动荡，知情人都被杀人灭口，藏匿在井里的八大马车金银珠宝始终没有取出来。一百多年来，这个秘密，一直在京城百姓中风传，虽经多次寻找，但都不知下落，成为一个不解之谜。如今，京城实施危旧房改造，住在四合院里的王一斗，鬼使神差地发现藏有金银珠宝的古井就在自家老屋的地下。这辈子，一轮到王一斗烧香，灶王爷就调屁股。这一回，命运的天平终于向他倾斜。他要把一辈子所有的后悔事全都找补回来，改变一斗粮食的穷命。却不想遇到一系列邪事鬼事古怪事。这到底是人为还是天意？

此为试读，需要完整PDF请访问：www.ertongbook.com

第 一 章

一束手电光透过黑洞里的团团雾气，照出了两扇石门，石门表面漾着无数细小水珠，钉铞上挂着一把老式锈锁。王一斗只一拧，锈锁就断了，他试探地推了推，厚重的石门竟然打开了，里面堆放着金山银山珠宝山，放着黄光白光紫红光。王一斗颤抖的手伸向金灿灿的金条……

王一斗大叫一声，醒了：啊——

满囤妈：又做你那发财梦了吧？

王一斗伸开手：那金条就像是刚刚浇铸的，把我手烫得火辣辣地疼。

满囤妈：同样一个梦，做了几十年，你哪次不是让金条烫醒呀？有本事，拿回一根真的金条来，哪怕让我过过眼瘾也行啊。

王一斗：你还别看不起我，赶明儿等我真有了金条，看我不休了你。

满囤妈：嘁！还想休我？倒退三十年，我非把你蹬了！

王一斗：甭倒退三十年，现在也不晚！嫌我穷，你傍大款去！可惜，满脸褶子，一笑跟开朵菊花似的。

满囤妈：死老头子！现在嫌我满脸褶子了！当初，谁死乞白赖求我啊！

王一斗后背忽然痒痒起来：哎呀，痒痒死了，赶紧给我挠挠！

满囤妈：不管！痒痒死了也不管！

王一斗：哎哟，求你了行吧？

满囤妈边挠边揶揄：都怪你不开眼的爷爷，起啥名不好啊，非得给你起个“一斗”的名儿……

王一斗：往左……哎呀过了，往右……往下……不对，往上……

满囤妈：我算看透了，你这一辈子，就是“一斗”粮食的穷命！想发财？做梦吧！

王一斗：要说这梦，也真邪门了！自从住进这所宅子，几十年了，为啥总是做同一个梦？每一次还都不走样儿，有时清楚，有时模糊，有时像是在梦里，有时又像是真的……

满囤妈哈欠连天：睡觉睡觉，别财迷心窍了！

天亮了。这是一所四合院，住着四户人家：大北房王一斗家，西厢房枝子妈家，东厢房丽珍家，二道门外南倒座是夏五爷家。

自来水管旁，大漏勺刷牙。枝子妈牵着小狗亲亲宝贝儿走出家。大漏勺漱口闹出很大声响，然后使劲吐了出去——溅到小狗腿上。

枝子妈：瞧着点儿！你俩眼睛是出气儿的？

大漏勺嬉皮笑脸：狗眼看人低不是。

枝子妈：再敢臭贫，看我不撕烂你的嘴！

大漏勺：您不怕咬掉一根手指头，跟亲亲宝贝儿似的长四个爪子？

枝子妈抡起狗链打过去：你就缺德吧！叫你打一辈子光棍儿，赶明儿有了孩子也没屁眼儿。

满囤妈看到此景，笑出声，见枝子妈绷起脸，立刻收住笑。

枝子下了夜班，把出租车停在院门口：妈。

枝子妈装作没听见，不予理睬。

枝子提高声调又叫了一声：妈！

枝子妈头也不回：你没有妈，石头子儿里蹦出来的！

眼泪在枝子眼眶里打转。

张童：枝子姐！

枝子回头一看，是跟她昼夜轮班开一个出租车的张童接班来了。枝子抹掉眼泪：啊，来了？

张童用手绢擦着鼻涕，说话嗓音沙哑：车没毛病吧？

枝子：没有。怎么，感冒还不见好啊？

张童：咳，一天到晚总是鼻涕不断。

枝子：有病不去看哪儿成呀？不然会越来越厉害。

张童：我打小儿就怕打针吃药。

枝子：哎，对了，我这儿有药，前两天我感冒吃剩下的。

说着，枝子打开书包将几包感冒药递给张童。

张童：我不吃。

枝子：不行，今儿你必须吃。

枝子取出胶囊放到张童手里，又打开水杯，逼张童吃下药片。

满囤端着尿盆走出院门，与张童打招呼：张童，接班来了？

张童：啊，满囤哥，早啊。

满囤：老婆辛苦了，你先回家洗脸，一会儿我就把早点买回来。

枝子没有接满囤的话茬，而是去接满囤端的尿盆。

满囤：我去倒吧，你上了一宿的班，赶紧进屋歇着吧。

枝子：大老爷们儿倒尿盆，也不怕街坊四邻寒碜你。

满囤：咳，寒碜惯了一样好看。

枝子：你不嫌寒碜，我还嫌寒碜呢！

满囤：赶明儿拆迁住上楼房，就不用天天倒尿盆了。

不由分说，枝子夺过尿盆向不远处的厕所走去。

张童：满囤哥，你看枝子姐待你多好啊。

满囤：知道吗，这就叫傻人有傻福气！你进家坐会儿吧？

张童：不了，我得赶紧拉活儿去了。

院子里，大漏勺殷勤地：叶子，上班啊？

叶子：啊。

大漏勺：下了班，我请你吃饭。

叶子：等改天吧，晚上我们业余模特队有训练。

叶子向院门走去，超短裙下裸露的两条修长秀美的大腿，吸引着大漏勺的眼球。走进院子的满囤把这看在眼里。

枝子给儿子九库穿着衣服，动作很是麻利。

满囤一边叠被子一边神秘地透露：哎，告诉你个秘密，我看见大漏勺盯着叶子两条大腿，眼珠子都不带转的。

枝子：哦，你下岗在家待着没事，看人家盯你小姨子大腿是不是？

满囤：待着？我、我待着了吗？这不是天天出去找活儿嘛。

枝子：我整天车轮子扫马路，没黑夜没白天，你只要落忍就行。

满囤：我心里怎么能落忍呢？

枝子：你也知道，现在不比从前了，有钱的人买了私家车，没钱的人打不起车，汽油又老涨价，每天挣的钱，除了交车份儿，剩不下多少。赶明儿，等攒够了钱，说什么也得买一辆车，干个体出租。

满囤：什么也别说了，都怪我倒霉，工厂倒闭了，自己又没能耐，一个老爷们儿让媳妇养着，羞得我呀，恨不能找个耗子洞钻进去。

枝子：少说不咸不淡的话。知道自己没能耐，想办法长呀！

满囤：我、我是浑身有劲儿没地儿使。

枝子：那就撞墙，看你脑袋把墙撞塌喽，还是墙把你脑袋撞破喽。

不等说完，枝子自己先笑了。

夏五爷坐在院门口马扎上闭目养神。王一斗在一旁修自行车。戴着高度近视眼镜的郑考古走来，停在夏五爷面前。

郑考古：请问您老今年高寿啊？

夏五爷睁开眼睛：八十有二，没几天活头儿了。

郑考古：瞧您这身子板儿，活一百岁也没问题。

夏五爷：真要活一百岁，那不成精了？

郑考古：不能这么说，人老是一宝啊！您在这里住多少年了？

夏五爷：我就在这院子里生的。

郑考古：跟您打听个事。早年间人们传说，八国联军攻打北京时……

夏五爷不禁警觉起来。王一斗放慢手中活计，专注地听着。

郑考古：慈禧太后把皇宫里的八大马车金银珠宝，坚壁在太监暗宅的一口井里，后来知道这事的人都被灭口了，这事您肯定听说过吧？

夏五爷答非所问：请问，你是做什么的？

郑考古：啊，我在考古所工作。

夏五爷：你打听这陈谷子烂芝麻干吗？

郑考古：你们这一片，不是就要拆迁了吗？

夏五爷：这关你什么事？

郑考古：考古提前介入拆迁，这是上边定的新举措。

王一斗停下手中的活儿，对两人的谈话非常感兴趣。

郑考古解释：意思就是，拆迁之前，要把地上地下的文物都摸清楚，该发掘的发掘，该保护的保护。

夏五爷：发掘保护，保护发掘；世间万事，皆因缘而生。

郑考古不禁刮目相看：您的意思是说……考古发掘也要讲缘分？

夏五爷没有正面回答：你是有文化的人，什么意思你应该明白。

郑考古：这么说，您听说过慈禧太后藏八大马车金银珠宝的事？

夏五爷：不知道。

郑考古：您在这一带生活了八十多年，真的一点也没听说过？

夏五爷：说不知道就不知道。

郑考古掏出工作证：您是不是不相信我呀？这是我的工作证，我叫郑高古，别人都叫我郑考古。

夏五爷：你这人真有意思，我又不是警察，看你工作证干吗呀？

夏五爷将身子转向一边。郑考古只好没趣地走了。

王一斗：夏五爷，刚才那眼镜，跟您打听八大马车金银珠宝的事？

夏五爷：你都听见了，还问我？

王一斗：您说这事儿靠谱吗？

夏五爷：你说呢？

王一斗：说不靠谱儿吧，传了这么多年，只要一提起来，老辈子人都知道；说靠谱儿吧，谁也闹不清哪个院子过去是太监暗宅，更不知道那口藏宝的井到底在哪儿。

夏五爷：那你就从这耳朵听进去，从那耳朵冒出来，完事！

王一斗神秘起来：夏五爷，咱住的这个院子不会就是太监暗宅吧？

夏五爷：你问我，我问谁去？

王一斗：您父子两代，过去不都是给这宅院主人当门房吗？

夏五爷：北平刚一解放我爸就死了，我出生民国，慈禧太后藏宝是清末的事，关公战秦琼，八竿子打不着。哎，你对这怎这么感兴趣？

王一斗：这不是随便扯闲篇嘛！

夏五爷：人情世态，倏忽万端，不宜太认真。没影儿的事就别瞎想，心思费多了长白头发。

王一斗摸摸头：我这儿寸草不生了，巴不得长几根白头发呢！

王一斗回到住屋：有个考古所的人，跟夏五爷打听，八国联军攻打北京时，慈禧太后把八大马车金银珠宝藏在太监暗宅里的事。

满囤妈：再怎么打听也白费劲，那都是人穷疯了瞎传，要是夏五爷真知道这档子事，文革时红卫兵给他上大刑，他早就交代了。

王一斗：你说，我做梦总是梦见金条，这跟那八大马车金银珠宝，会不会有什么联系呀？

满囤妈：有啊！怎么没有？白天没钱，夜里就总做发财梦呗。

王一斗：我跟你说正经的呢！

满囤妈：正经的事你不操心，说话就拆迁了，枝子和满囤还没登记，咱家户口本上就你我和满囤三口人，只能分到一套房子。

从院子里传来京剧票友枝子妈咿咿呀呀的声音。

王一斗：跟猫叫春似的，还以为多好听呢。

满囤妈：全怪这娘们儿，死攥着户口本不撒手，不让枝子和满囤登记结婚。不登记结婚，不单立户口，就少分一套房子。

拆迁办刘主任送王一斗出门来：放心吧老王，虽说规定按现有户口本上人口多少和拆迁面积，给予房屋补偿，但你们家的情况特殊，特殊情况我们会特殊处理。街坊四邻对这也都知道，不会攀比的。

王一斗十分感激：谢谢刘主任，您简直就是救苦救难的菩萨。

刘主任：这话您就说远了。按时搬迁，如期开工竣工，争取早日回迁，

还要每一个拆迁户的大力支持。

王一斗：支持，一定全力支持。

刘主任前脚走回屋，丽珍后脚就跟进来：刘主任。

刘主任：是丽珍呀，来来来，请坐。

丽珍坐在刘主任办公桌对面，从包里拿出一蓝一红两个小本，推到刘主任面前。刘主任一看，蓝的是离婚证书，红的是户口本。

刘主任不禁睁大眼睛：你们两口子……离了？什么时候离的？

丽珍：上个月，户口本都已经各是各的了。

刘主任：登记各家户口和拆迁面积时，你怎不拿出来？

丽珍：现在拿出来也不晚呀，反正还没签拆迁补偿协议。

刘主任：这我可又得多出一套房子。

丽珍：当然了，要不我还不找您来呢。

王一斗回到家：满囤，刘主任说了，只要你和枝子正式办理结婚手续，单立了户口，就多分给咱家一套房子。

满囤妈：这回可就看你的了。

满囤：那、那要是枝子她妈，不给户口本呢？

王一斗：你的嘴光是吃饭的呀，不会专捡好听的话说？平日里，九库姥姥、姥姥的没少叫，不信她心肠那么硬。

满囤妈：就是！丈母娘疼姑爷——实打实，这是在理儿的。

满囤：你们不知道，我、我一见了枝子她妈，腿肚子就、就转筋。

满囤妈：瞧你这出息！

枝子：我才不去呢！谁想要户口本谁去！

满囤：可我要是去了，你妈不把我当狗似的打出来才怪呢。去了跟没去一样，还不如不去，可我要是不去，你又不愿意去……

枝子：行了行了，管你去还是不去，反正我不去。

满囤：为了我，也为了九库，姑奶奶您就屈屈尊行不？再怎么着她也是你亲妈呀……亲妈哪有不疼女儿的？

枝子：当初为咱俩的事，我跟妈闹翻了，妈不让我再进家门，不认我这个女儿。我去要户口本等于火上浇油，会更坏事的。

满囤：那怎么办？

枝子：你自己想办法吧。

满囤：我有什么好办法呀？

此为试读，需要完整PDF请访问：www.ertongbook.com

枝子躺在床上，拉过被子：我不管……哎呀，你让我抓工夫睡会儿觉行不行，晚上还得上夜班呢！

九库在院门口玩：姥姥。

枝子妈刚要答应，见满囤妈走来，立刻改了口：你没姥姥！

满囤妈冲枝子妈尴尬地笑着：亲家母，您……

枝子妈哼了一声，走进门去：谁跟你们是亲家！

枝子妈走进院，看见一个人在西厢房前隔着玻璃向屋子里张望。

枝子妈：嗨，看什么看！你是干吗的？

郑考古：啊，我、我……

枝子妈：我什么我！说的就是你！

郑考古：我、我没事儿。

枝子妈：你没事儿探头探脑跟做贼似的！

这时，丽珍和吴非听到动静从东厢房走了出来。

丽珍：前天我晾的衣服丢了，是不是你偷到甜头又来了？

吴非：看着挺像个文化人，怎么干这种偷鸡摸狗的事。

郑考古：我、我是来勘察勘察……

枝子妈：噢，敢情是来踩道啊，见没人就顺手牵羊是不是？

丽珍：大婶，少跟他废话！干脆扭送派出所去！

郑考古：哎哎，别价呀，我是好人啊！

夏五爷走出屋：算了算了，他给我看过工作证，是考古所的。

枝子妈：考古所的不到墓里寻宝，到我们这儿考什么古啊！

郑考古趁机脱身：再见，再见！

枝子妈：再让我在院儿里见到你，别怪我对你不客气。

王一斗站在自家门前看着，略有所思。

装有香蕉、橘子、苹果等水果的尼龙兜提在王一斗手里。在枝子妈家门前，满囤妈比划着让王一斗先进去。王一斗也犯怵，将满囤妈推在前面。这时，屋门开了，枝子妈虎视眈眈出现在堂屋。

满囤妈的笑比哭还难看：亲家母，我、我们公母儿俩看你来了。

枝子妈连损带挖苦：新鲜，人也分起公和母儿来了。

王一斗脸上肌肉哆嗦着：平日都怪我们没常来走动。

枝子妈返回住屋。王一斗夫妇对视一眼，觉得有戏，尾随进去。

满囤向正在案板上切肉的枝子汇报：你妈让老两口儿进屋了。

枝子没言声，自管切着肉片。

水果已放在桌子上。枝子妈脸上布满阴云。

王一斗：千不对，万不对，全怪我们当老家儿的做得不对，闹得这些年，啊，对门成了对头，亲家成了冤家。

满囤妈随声附和：就是的，我们俩豁出老脸，上门赔不是来了。

王一斗拉了拉满囤妈衣角，不让她多说话。满囤妈不解其意，甩开老头子的手。这一细节没有逃过枝子妈的眼睛，她眼神里多了些许鄙夷。

王一斗：我说枝子她妈，咱胡同里的街坊四邻，谁不夸您呀，说您通情达理，说您明辨是非……

满囤妈重复着，只是慢了半拍：通情达理。

王一斗：说您眼睛不揉沙子，敢于伸张正义……

满囤妈：眼睛不揉沙子。

王一斗：说您温柔贤惠，说您勤俭持家。

满囤妈：温柔贤惠。

王一斗：还说您，还说您……

枝子妈：还有什么戴高帽的好词儿？编不出来了吧？

王一斗：我……

枝子妈突然提高声音，越说越快：我替你们说——胡搅蛮缠、浑不讲理、心黑手狠、毒如蛇蝎、极端自私、不知好歹、心比天高、命比纸薄……这，才是你们心里想要说的话，对不对？

满囤告诉枝子：坏醋了，他们嚷嚷起来了。

枝子自管切着肉，一声不吭。

王一斗：您这可冤枉死我们了，亲家母。

枝子妈：谁跟你们是亲家，我压根儿就不认这门婚事！

王一斗：全是我们不对。您大人不记小人过。

满囤妈：不记小人过。

王一斗：不看僧面看佛面，看在您外孙子九库的面子上，您拿出户口本，让枝子和满囤把记登了，九库也就能上上户口，就能多分一套房子。赶明儿老了，我让九库好好孝敬您。

满囤妈：就是，拿个户口本有啥难的。

王一斗怒视满囤妈不要多说话。而满囤妈根本不往老头子这边看。

王一斗：你就高抬贵手，让孩子们过去这道坎儿得了，啊？

满囤妈：是呀，我们公母儿俩求你了。

枝子妈反问：你们来要谁的户口本？

王一斗：当然是你闺女枝子的。

枝子妈：那她为什么不自己来？

王一斗：她在家歇着呢，晚上还要上夜班。

满囤妈：就是，真要累坏了身子，你不心疼？

枝子妈终于发火了：谁来心疼我！

王一斗夫妇吓得一怔。

枝子妈：当初，啊，你们怂恿满囤和枝子非法同居，差点没把我气死，有谁知道心疼我？这会儿要拆迁了，求着我了，用着我了，需要户口本了，又跟我下软蛋来了，告诉你们，门儿也没有！

满囤妈傻了吧唧地冒出一句：反正生米已经做成熟饭，孩子爬出娘肚子再也回不去了，你还死攥着户口本有啥用呀？

枝子妈：哼，到底把实话说出来了。

王一斗埋怨满囤妈：有你这么跟亲家母说话的吗？！（又对枝子妈换作笑脸）你别生气，满囤他妈没心没肺。

枝子妈：没心没肺怎么知道把别人家的闺女儿当儿媳妇呀？

满囤妈忍耐不住了：杀人不过头点地。我们俩腆着老脸，低三下四来赔不是，嘿，这可倒好，热脸蹭了个冷屁股。我告诉你枝子妈，你有啥了不起的，不就会咿咿呀呀哼几句戏词吗，还不如猫叫春好听呢！

王一斗：我打你个二百五！

枝子妈怒指王一斗夫妇：滚！你们给我滚出去！

王一斗夫妇被赶出屋。枝子妈把水果一股脑地扔出来，香蕉、橘子、苹果在院子里满地滚。亲亲宝贝儿狗仗人势地冲着王一斗夫妇狂叫。

满囤抖动着双手：坏醋了，这回可真坏醋了！

枝子将菜刀在案板上使劲剁着，切好的肉片被剁成肉末……

王一斗：后悔哟，后悔死喽，后悔哟，后悔苦喽！早知道拆迁，早把户口本要过来就好喽！屎到屁股门儿了，晚喽！

满囤妈：你爸我们脸也丢了、眼也现了，就看你有什么主意了。

满囤：连你们都被枝子她妈轰出来，我更没面子了。

满囤妈：哎，我倒是有个主意，求你小姨子帮个忙。

满囤：就怕人家不答应。

王一斗：成不成你去试试呀！

听到自行车铃声，叶子回头一看，是姐夫满囤，脸上堆着巴结的笑。

叶子：我还以为是哪位款爷开着大奔过来了呢。

满囤：大奔哪儿有我这宝马便当呀！上来吧，姐夫捎你一段儿。

叶子：裙子坐出褶子来你给熨呀？等你开上大奔再请本姑娘坐吧。

满囤：一口儿一个大奔，赶明儿嫁给大奔得了。

叶子：反正不会像我姐似的，随便把自己打发了。

满囤：嫌你姐夫穷就直说，干吗拐弯抹角啊。

叶子：谁敢说你穷呀？你有仙女一般的妻子，有聪明可爱的儿子，有健康长寿的老子，还有……啊，这用来健身的两个轮子的宝马，世界上最阔气的大款也得羡慕死你。

满囤佯装生气：没大没小，有这样逗姐夫的吗？

叶子：哟，姐夫不就是让小姨子逗着玩儿的吗。

满囤：你这是什么理论？再贫，我可拧你屁股了。

叶子：小姨子本来就是姐夫的半个屁股，你愿意拧就拧呗。

满囤：跟谁学的这么没脸没皮，小时候挺乖的呀。

叶子：闲话少说，找本姑娘有何贵干？

满囤：帮我把你姐的户口本拿出来。

叶子：哎哟，这可不好办。

满囤：要是好办，还求你干吗呀。

叶子：我妈早就把户口本藏起来了。

满囤：你好好找找，总不会上天入地进耗子洞吧。

叶子：红灯记里鸠山说得好，共产党人藏的东西一万个人也找不到。

满囤：就算你姐、我、九库仨人求你了，事成之后，我必有重谢。

叶子：怎么个谢法儿？

满囤貌似豪爽：北京所有大饭店，随你挑。

叶子：那就……凯宾斯基吧，那里的西餐还算凑合，不过得打大奔去。

满囤：行，插根稻草把我卖了，也一定满足你。

叶子：好，一言为定。本姑娘试试，但你可别抱太大希望。

传来汽车喇叭声。满囤闻声看去——房地产开发商韩老板驾着大奔缓缓驶来。

满囤：说大奔，大奔就来了。

叶子：哇噻！最新款，起码120万。

满囤：还挺门儿清。

叶子：那是。

大奔驶近了。车窗降下，韩老板贪婪的目光上上下下扫荡着叶子。

叶子故意挺直胸，本来就丰满的乳房更加挺拔了。

满囤催促着叶子：得了，你赶紧上班去吧。

叶子踏着嘎嘎响的高跟鞋走了。韩老板摇下车窗望着美人，那苗条的身材和修长的双腿，惹得他做了一个习惯动作——手在嘴巴子上一抹，伴有喝粥似的声响，像是抹掉流出来的口水，又像是拭去饭后的油腻。

“咣当”一声，只顾看美人忽略了看路，大奔撞倒一辆自行车。

车轮一圈圈空转，瓷瓶碎成若干块。大漏勺倒在地：哎哟……

满囤赶过去：伤着没有？

大漏勺不让满囤扶他，示意找司机算账。

满囤：哎，你撞人了知道不知道？下来！还不快下来！

韩老板不情愿地下了车，用余光扫了一眼渐渐走远的叶子，动作变得敏捷起来，扶起大漏勺：兄弟，没事吧？

大漏勺：胳膊腿儿还算完好，这瓷瓶可是粉身碎骨了。

韩老板又看了一眼远去的叶子：说，赔你多少钱吧。

大漏勺：我也不讹你，掏这个数吧（伸出三个手指头）。

韩老板：三百？

大漏勺：姥姥！（捡起瓶底让韩老板看）瞧见了吧，大清同治年制，说不上是国宝，起码也是官窑吧。

韩老板不想恋战：到底让我赔你多少？

大漏勺：你说的数儿后面再加个零儿。

韩老板：三千？

大漏勺：你不答应咱们就把警察和文物专家都请来，事故责任和文物价值当场进行鉴定。

韩老板：算我今天倒霉（掏出一叠票子），一千六，就这么多了。

大漏勺接过钱：那好吧，算我今儿学了一回雷锋。

韩老板又向那边看了一眼——叶子出了胡同口，拐弯不见了。

大奔急速而去，两个车轮一阵嘶叫。

大漏勺潇洒地抽出一张百元人民币：满囤哥，拿着。

满囤：我不要，我不要。

大漏勺：给你你就拿着吧，咱哥俩有福同享，有难同当。

满囤：那我也不要。（压低声音）老实说，这瓶子真是大清同治官窑？

大漏勺：狗屁官窑！我花 50 块钱刚从鬼市上抓的。

满囤：你干脆改叫聚宝盆得了，钱来得比印钞机还快。

大漏勺：还是叫大漏勺吧，架不住咱会抄底儿捞稠的吃。

正说着，大奔掉过车头，风驰电掣般从二人面前驶过。

满囤：这个冤大头！

韩老板开车追出胡同，拐上大街，却不见美人踪影。

枝子开着出租车拐进胡同，见满囤骑车迎面而来，按了一声喇叭，吓得满囤一激灵。

满囤：哎，你今儿怎么才下班呀？

枝子隔着车窗：送个客人到郊区，刚回来。你干吗去？

满囤：到职业介绍所，看看有没有活干。

枝子：别去了。我有个同学在人寿保险公司工作，给我打电话说，他们那儿正招聘保险代理员，要你去试试。

满囤：拉保险？我干得了这个吗？

枝子：你不去试试，怎么就知道干不了？

满囤：那好吧，我这就去试试。

枝子从包里找出一张纸条，隔着车窗递给满囤：给，照这上面写的找我那同学就行了。

满囤看了看纸条，待抬起头来，枝子已经开车走了。

张童等候在门口，见枝子开车过来，掐灭烟头。

枝子下了车：对不起，今儿交车晚了。

张童：没关系。枝子姐真得谢谢你，吃了你的药，我感冒好多了。

枝子：你平时不吃药，吃一点儿药就管用。

张童：枝子姐，我放后备厢的那几件脏衣服，你看见了吗？

枝子：你不问我还差点儿忘了。你等着，我回家给你拿去。

枝子跑进院子里。张童从车里拿出短把拖把掸着车上的尘土。

片刻，枝子手里托着几件叠好的衣服交给张童：给你洗干净了。

张童闻了闻：啊，味道真香。

枝子：你还知道香啊，扔车里都放馊了。

张童眼圈顿时红了：谢谢。

枝子：怎么忽然跟孩子似的？

张童：我长这么大，从来没有女人给我洗过衣服，一件也没有。

枝子：以后衣服穿脏了就拿来，我给你洗。

张童：那怎么好意思呀？

枝子：有什么不好意思的？

张童：我是怕……累着你。

此为试读，需要完整PDF请访问：www.ertongbook.com